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74

湖北越调

天	门	阵
梅	龙	镇
牧	羊	卷
三	搜索	府
卖	皮	弦
大		审
蝴	蝶	媒
满	门	贤
紫	金	钗
观	音	庵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天门阵·····	胡金山	述录(1)
梅龙镇·····	胡金山	述录(46)
牧羊卷·····	胡金山、张富道	述录(67)
三搜索府·····	胡金山	述录(109)
卖皮弦·····	张富道	述录(127)
大审·····	张富道	述录(137)
蝴蝶媒·····	叶崇立	藏本(151)
满门贤·····	叶崇立	藏本(211)
紫金钗·····	叶崇立	藏本(249)
观音庵·····	叶崇立	藏本(290)

天 门 阵

胡金山 述录

剧情：杨延昭因杨宗保私自与穆桂英缔婚，立命处斩。焦赞、孟良、佘太君、赵德芳讲情，皆不允。穆桂英率穆瓜献降龙木，入帐求情，并愿攻破天门阵，杨延昭乃赦免杨宗保。

韩湘子与汉钟离下棋，见青龙、白虎相斗，知杨延昭与韩昌有刀兵之象。韩湘子愿助杨延昭，汉钟离命延礼助韩昌，二人打赌。杨延昭得韩湘子阵书，按照指示调兵遣将，穆桂英连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延礼所布金刚阵亦被破。穆桂英在阵中产子，亦能作战。韩昌大败，窜回北国。

人物：杨延昭（三生）、杨宗保（七小）、焦赞（二净）、孟良（十杂）、佘太君（九夫）、赵德芳（一末）、穆桂英（八贴）、杨宗勉（二生）、杨排风（二旦）、五和尚（十杂）、穆瓜（五丑）、延礼（二净）、韩湘子（七小）、汉钟离（二净）、韩昌（五丑）、送子娘娘、鬼卒、童儿、四番兵、八龙套、龙、虎。

一、辕门斩子

第 一 场

〔四龙套、焦赞、孟良、杨延昭上。〕

杨延昭：（对）蠢子不肖，定斩不饶。（诗）

战鼓冬冬日月昏，怒而不息坐辕门。

二十四将排边站，定斩杨家这条根。

本帅，六郎延昭。好一奴才，穆柯寨私自招亲，我不按其军令施行，来日开操打仗，哪一个受我的约束？焦、孟二都司，小本官回营禀我知道！

〔杨宗保上。〕

杨宗保：（对）离了穆柯寨，转回是宋营。

焦 赞：小本官回营来了？
孟 良：

杨宗保：回营来了，父帅可曾坐帐？

焦 赞：倒也坐帐。
孟 良：

杨宗保：喜怒如何？

焦 赞：盛怒得紧。
孟 良：

杨宗保：待我转去。

焦 赞：来得，去不得，叔父跟你报门。报！宗保告进。
孟 良：

杨宗保：父帅在上，宗保交令。

杨延昭：压令。

杨宗保：儿参！

杨延昭：免。儿是宗保？

杨宗保：儿是宗保。

杨延昭：你回营了？

杨宗保：回营来了。

杨延昭：儿仰面上来！

杨宗保：父帅讲说什么？

杨延昭：奴才！（唱流板）

延昭怒冲冠，宗保儿听父言。
命你去瞭哨，私自去一边。
你不该枪挑穆天王，将桂英惹下山。
把父擒——

焦 赞：擒马上。

杨延昭：多话。

孟 良：马下。

杨延昭：掌咀。（接唱）

把父擒马上，笑坏众将官。
儿既爱桂英女，回营对父言。
本奏八千岁，晓谕文武官。
先下聘亲礼，然后结良缘。
提起奴才做的事，恨不得把奴才双眼挖。（转快垛板）
杨延昭，气牛斗，小奴才做事理不周。
焦孟二将一声叫，绑在辕门剑取头。

焦 赞：贤弟！站上来。

孟 良：二哥！你说什么？

焦 赞：元帅将小本官绑在辕门不斩的意思，你可知道？

孟 良：我不晓得。

焦 赞：人情是给我们弟兄留下。

孟 良：元帅情性不好。

焦 赞：胖子的裤带，不要紧，有我。

焦 赞：参见元帅！

杨延昭：进帐为何？

焦 孟 赞：元帅！小本官犯罪，只可以赦，不可以斩。

杨延昭：莫非与我儿讲情？

焦赞：
孟良：元帅上面邀恩。

杨延昭：仰上面来！

焦赞：
孟良：讲说什么？

杨延昭：呸！我儿穆柯寨招亲，不是两匹夫刁唆焉有今天？先
斩我儿宗保，后取你红黑二头。

焦赞：你不说有你吗？

孟良：你看守法场，不要啰唆！我去搬太娘。（下）

〔孟良、余太君上。〕

余太君：（唱间板）

听说要斩杨宗保，走一步，跌一交。
来在法场用目瞧。

孙孙！宗保！罢了！（接唱）

观见孙孙绑法标。
孙孙罪犯哪一条，你对太娘说分晓。

杨宗保：（唱导板）

一阵昏迷不知情，（转慢板）
三魂渺渺又复生。（转二流）
猛然睁开愁眉眼，观见祖婆面前存。
父帅传令儿瞭哨，穆柯寨前把亲招。
回营交令父帅恼，推在辕门吃钢刀。
祖婆进帐好言告，搭救孙儿命一条。

余太君：（唱垛板）

孙儿不要两泪汪，纵有大祸有太娘。
莫说儿父要斩你，宋王要命我承当。

叫焦赞，和孟良，太娘有话听端详。
法场交与杨家将，时时刻刻要提防。
他要杀，你要挡。

焦 赞：
孟 良：挡下祸？

余太君：（接唱）
挡下祸来有太娘。
一支将令打进帐，叫你元帅迎老娘。

焦 赞：
孟 良：是。

余太君：转来！（唱二流）
不要你传自进帐，见六儿气得我血满腔。

焦 赞：
孟 良：禀！太娘进帐。

杨延昭：（唱导板）
焦赞禀孟良传老娘进帐。

焦 赞：
孟 良：众将散队！

〔四龙套下。〕

杨延昭：参见母亲！

余太君：不消，站将起去。

杨延昭：谢过母亲！（向杨宗保）奴才！

焦 赞：
孟 良：太娘在此。

杨延昭：（唱慢板）
杨六郎下虎位参拜老娘。
问老娘进帐来所为何事。

余太君：（接唱）
为娘的我不讲儿心自明。

杨延昭：（接唱）
老母亲为的是孙儿宗保。

余太君：（接唱）
你既知又何须问着娘亲！

杨延昭：（唱垛板）
提起来这桩事将儿气坏，
恨不得把奴才剥皮活埋。
三六九儿挂了领兵元帅，
小奴才做先行来把路开。
带焦赞和孟良匹夫两个，
他三人穆柯寨私招裙钗。
回营来将儿的将令乱坏，
问老娘儿斩子该是不该？

余太君：（唱垛板）
六儿不要气上来，为娘有话听开怀。
年幼不把子来爱，年迈苍苍靠谁来？

杨延昭：（接唱）
儿的母亲柴郡主，儿的龙舅八贤君。
小奴才宦门为公子，王法律条全不遵。

余太君：（接唱）
北国有个萧太君，他与我杨家结下仇。
是好汉就该与贼斗，不该搬娘到幽州。
怒哄哄打坐宝帐口，
哪个敢取我孙儿的头？

杨延昭：（接唱）

昨日天斩了将八个，未见老娘来说活。
今天儿把奴才斩，母亲进帐语言多。
有亲有故都来救，
旁人该死，你孙孙该活？

余太君：（接唱）

六儿你不要语言多，气得为娘战微微。
斩宗保如同斩了我，
斩宗保娘与你见死活。

杨延昭：（接唱）

论起家法娘为大，论起国法儿为尊。
擅闯辕门本当——

焦 赞：
孟 良：讲不得。

杨延昭：（接唱）

本当把奴才斩，娘是儿头上天一层。
叫焦赞、和孟良，本帅传令听分明。
上方宝剑挂辕门，哪个讲情依律行！

焦 赞：
孟 良：上方宝剑挂辕门，哪个讲情，一律同罪。

余太君：（唱哭腔）

上方宝剑将娘胁，气得为娘二目黑。
讲不下人情出帐外。

焦 赞：
孟 良：太娘！向哪里去的？

余太君：你家元帅不准人情，出帐去的。

焦 赞：
孟 良：你就该进帐跪他一膝。

余太君：盘古初分，历代帝王，哪有母跪子的道理？

焦 赞：
孟 良：跪的是上方王令，为的是孙孙宗保。

余太君：跪得？

焦 赞：
孟 良：跪得的。

余太君：（唱间板）

焦赞孟良使眼色。

进得宝帐双膝跪，不称六儿称总爷。

焦 赞：
孟 良：太娘跪倒。

杨延昭：（唱飞板）

飞天外。（跪介）

母亲哪！你这是为何？

余太君：我进帐跟我孙孙讲情来的。

杨延昭：母亲请起，我将你孙孙恕饶了。

余太君：你将我孙孙恕饶了我再起来。不想饶我的孙孙，跪死尘埃我都不起来。

杨延昭：饶了就是。焦赞 孟良！将太娘搀扶出去。

焦 赞：
孟 良：搀起来。太娘请坐。解下来！

杨延昭：哼！

余太君：，奴才！

焦 赞：
孟 良：我说元帅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些。

杨延昭：哼！（唱慢板）

这一跪有如同将儿活埋。

焦 赞：
孟 良：太娘见了宋王天子，施得—全礼。见了你这领兵元
帅，还要跟你下跪，看起来要遭雷打，要遭龙抓。

杨延昭：多话！（唱二流）
老母亲虽年迈刚强还在，
娘开恩儿受旨才敢起来。

佘太君：恕你无罪，站起来！

杨延昭：（唱垛板）
曾不记方良臣犯过边界，
打一通连环表要坐龙台。
老母亲只挂了领兵元帅，
我的父作先行来把路开。
兵行在核桃园安营下寨，
我的父打一仗败回营来。
我母亲听一言气冲天外，
将我父推辕门要用刀裁。
你的儿听此言三魂不在，
带八姐和九妹扎跪尘埃。
清早起只跪到午时开外，
我的娘开了恩儿才起来。
虽然是准了情王法不贷，
将我父打四十该是不该。
老母亲全不念夫——

佘太君：哼！

杨延昭：（唱二流）
我父年迈，
你的儿哪有得父子情怀。

叫母亲莫讲情请出帐外。

·母亲：你出得帐去，我将你的孙孙饶了就是。

余太君：将我孙孙恕饶，我才放心，待为娘出帐。

杨延昭：（接唱）

小奴才要活命转世投胎。

孟良：二哥！你好好看守法场，我去搬八千岁。（下）

余太君：（唱哭腔）

小奴才做事好绝情，全然不念母子情。

讲不下人情出宝帐。

杨宗保：苦呀！

余太君：（唱间板）

又听孙孙放悲声。

祖婆进帐救不下命，婆孙做鬼一路行。

法场上哭坏余太君。

〔孟良、赵德芳上。〕

赵德芳：（接唱）

·南清宫来了八贤君。

来在营门马下定。

宗保：甥儿！罢了！（接唱）

·观见宗保绑营门。

甥儿犯的何条罪，你对龙舅说分明。

杨宗保：（唱导板）

·一阵昏迷不知情。

余太君：焦赞、孟良！法场是何人到了？

焦赞：
孟良：南清宫八千岁。

余太君：千岁在哪里？千岁！老身参驾。

赵德芳：不消，站起！

余太君：谢过千岁！千岁到此法场，为的孙孙宗保？

赵德芳：正为此事而来。

余太君：有劳千岁！焦赞，孟良！命你们二人看守法场，就说太娘说了，哪一个敢杀，哪一个敢斩？胆大，了不起。

焦赞：无人敢杀，无人敢斩。太娘少安！

孟良：〔余太君下。〕

焦赞：八千岁请坐。小本官醒来！

杨宗保：（唱慢板）

三魂渺渺又复生。（转二流）

猛然睁开愁眉眼，观见龙舅面前存。

父帅传令儿瞭哨，穆柯寨前把亲招。

回营交令父帅恼，绑在辕门吃钢刀。

龙舅进帐好言道，搭救甥儿命一条。

赵德芳：（唱垛板）

杨宗保讲此话无有道理，

念根本尔本是皇亲国戚。

穆柯寨招姻亲灭门大罪，

怪不得儿的父要斩首级。

叫焦赞和孟良细听王语，

你二人站法场切莫远离。

进帐去不要王三言两语，

有本御去讲情焉敢不依！

赵德芳进大帐短叹长吁，

见郡马气得我怒而不息。

焦 赞：
孟 良：八千岁进帐。

杨延昭：（唱垛板）

焦赞禀来孟良传，八主贤爷进帐前。
下得位来参王驾，臣问君来驾可安？

赵德芳：（接唱）

问王好来王可好，问我安来我安然。

杨延昭：（接唱）

千岁不在南清宫，来在辕门为哪端？

赵德芳：（接唱）

甥儿身犯何条罪，绑在辕门为哪端？

杨延昭：（接唱）

穆柯寨前招亲眷，因此捆绑营门前。

赵德芳：（接唱）

甥儿犯罪本当斩，念其娃娃在幼年。

杨延昭：（接唱）。

千岁道他在幼年，有辈古人比上前。

三国的周公瑾名扬四海，

七岁上学兵法九岁成才。

十二岁就挂了领兵元帅，

只杀得曹贼兵无处葬埋。

前朝人尽是那天兵下界，

难道说小奴才不是娘怀！

赵德芳：（唱间板）

御妹夫休提起周郎年少，

杨元帅讲此话见识不高。（转导板）

北国的萧太后打来战表。（转慢板）

打一通连环表要夺龙朝。
潘仁美在金殿帅印挂了，
你父子做先行前把兵交。
兵行到两狼山放了一炮，
实可叹你杨家死故亡逃。（转垛板）
你的父在营下告急修了，
命七郎搬救兵回见当朝。
行至在雁门关进营挂号，
潘仁美将七郎捆绑芭蕉。
射一百单三箭屈死年少，
可叹那杨家将命赴阴曹。
你的父两狼山望兵不到，
碰死在李陵碑不能还朝。
杨郡马你一见大事不好，
黑夜晚跨战马单骑脱逃。
南清宫报音信为王知晓，
王为你击御鼓同见当朝。
王为你夹谷县寇准提到，
王为你南清宫假设阴曹。
到后来黑松林扎下要道，
扎二百单六枪才把冤消。
你杨家做高官为王作保，
为什么王讲情一字不饶？

杨延昭：（唱间板）

我杨家做高官不要人保，
拚性命换的是乌纱紫袍。（转导板）
老王爷下河东收了杨将，（转慢板）